

9月中旬的一天，驱车到上海浦东机场为女儿送行，次日便得清闲。一早起床后，不顾天色阴沉、时有小雨，开启导航，驱车110多公里后进入江苏地界，终于来到了心仪已久的“江南六大古镇”之一的甬直。

甬直位于苏州城东18公里处，为多水之乡。澄湖、万千湖、金鸡湖、独墅湖、阳澄湖“五湖环绕”，因而有“五湖之汀”的称号；吴淞江、清水港、东塘港、张陵港、界浦、大直江“六河交错”，所以又有“六泽之冲”的别称，而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更是把它誉为“神州水乡第一镇”。

停车，进入旅游服务中心，被告知古镇不收门票，里面的景点门票可以买联票，也可以在景点入口单独购票。我选择了后者。

古镇入口处，是一座古意盎然的风雨廊桥。中间车道，两侧人行道上是对称的木结构桥廊，双层挑檐，古色古香。过桥之后是一小广场，正面安放一尊貌似麒麟的独角瑞兽——甬端石雕。

甬直二字，不容易读记。古镇为何取这么一个古怪的名字？查史料，甬直原来叫六直，因一条河可连通六处而得名，后来又将瑞兽甬端联系在一起，于是便更名为甬直。

沿着石板或弹石铺成的小路，慢悠悠地进入一条条街巷。两旁都是店铺和住宅，白墙黛瓦，屋檐高耸，小巷悠长，庭院深深。

河流，是甬直的“主唱”和血脉。南市河、东市河、西市河三条主河道交汇，又有多条支河交错，水网密集。这里的河道清一色由条石驳岸，两岸树木郁勃。清澈的河水微微流动，让古镇有了动感和生机。

古桥，是甬直的“纽带”和风景。河多，自然桥多，“三步两桥”。这里曾有“七十二座半桥”之说，因为有一座桥的一半联通到另外一个乡镇去了。古镇现存历代古桥四十多座，造型各异，古朴雅致，其中两桥相连成直角的双桥就有五处，令人叫绝。有人说，甬直是江南的“桥都”，桥的密度堪称“世界之最”。一座座石拱桥、石板桥，是行人跨越河流的通道，是一件件石雕艺术品，也是最佳的景观点。

老街，是甬直的“烟火”和繁华。街道分为两类，沿河并行为街，河西、河北为上塘街，河南、河东为下塘街，多为商用和居住地；与河垂直为弄（巷），共有十余条长街、六十九条小巷。巷子或长或短，或曲或直，米行、绸缎铺、茶楼、酒肆、酱菜店、糕团店……林立的店铺，依稀可见古镇往昔的繁华与富庶。

有河就有船。行驶于河面的木质小游船，坐船的游人在看风景，而游船本身也是一道流动的风景。古时，船只是水乡重要的交通和运输工具，如今在这里也是流动的贩摊。那些满载货物的船，一边行驶，一边向住在河两岸的居民兜售货物。船低房高，买主从窗户里吊下一只竹篮，船主将货物放入篮中，等买主吊上货物，又将钱币放入竹篮让船家收取，一桩买卖完成。

“长桥短桥杨柳，前浦后浦荷花。人看旗出酒市，鸥送船归钓家。风波欲起不起，烟日将斜未斜。”明朝诗人高启这首描写甬直的《甬里景》，一派江南风韵，想必就是诗人的理想家园。

现在年轻的一代，可能不知道柴为何物了。在很长的岁月里，柴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宋朝《梁梦录·羹铺》云：“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元朝杂剧《刘行首》中云：“叫你当家不当家，及至当家乱如麻。早起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”你瞧，都把柴放在第一位。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柴火的解释是：做燃料用的树枝、林秸、稻秆、杂草等。饭与菜历来是用柴火烧出来的。

如今人们烧火做饭，城市里普遍使用管道煤气，农村也有了煤气灶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农村家家户户还是用柴火炒菜做饭。农家厨房的灶具用青砖砌成，谓灶头，大多砌三眼灶，分别盛放尺四镬、尺六镬、尺八镬。尺四为小镬，一般烧菜用；尺六为中镬，几口之家煮饭用；尺八为大镬，办酒席、腊月熬糖非用它不可。

我家也是三眼灶，灶台长约三米，宽近一米，灶沿围了一圈紫红色木头。灶的下方是灶膛，既可藏纳柴灰，又可在灰中生火煨粥。灶膛后有烧柴火时的木凳，后面是宽敞的柴仓。

我家的柴火一部分是自家田里收获的稻草、麦秆、菜籽秆、番薯

甬直访古

朱田文

唐朝诗人陆龟蒙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，在用直买下一大片水洼地，定居下来，亲自耕种，偶尔作诗会友。他还研究犁、耙、铲、碌碡等各种农具的制作、使用方法，由此著成一本书，取名《耒耜经》，成为研究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资料。

乡村风景宜人，物资则未必富足。“著书粮易绝，多病药难供。”陆龟蒙写出这样的诗句，其生活之艰难便可想而知了。日子虽苦，但心灵自由，陆龟蒙一定是太喜欢这地方了，在此终老一生，他的墓至今仍在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甬直的小桥流水滋养出一批优秀的文化学者。王韬、叶圣陶、沈柏寒等人，都在小镇留下了足迹。

王韬纪念馆在中市街6号。扫码购3元门票，进入馆内。这是一幢临河的清式宅院，大厅叫“荷花馆”，立柱上两副对联分别是：“短衣匹马随李广，纸阁芦帘对孟光。”“结想在江汉，即事高华嵩。”前一联为王韬自撰，意思是如有需要我就骑马上阵杀敌，保家卫国；如没有这样的机会，就在家好好过着太平的日子。后一联为

康有为的评价，称王韬是言行崇高的模范。

王韬20岁时坐船到昆山，再搭火车到上海，此后13年在上海墨海书馆从事宣传教义和西方文化的编译工作。后太平天国运动暴发，王韬写信劝说太平军以不攻打上海为前提与清廷谈判。太平军没有采纳他所献之计，但他的信却落入清军手中。王韬被李鸿章定为“通贼”，下令通缉。

仓促之间，王韬逃往香港避祸，5年后赴欧洲翻译经书，同时游历了英、法、俄等国。流亡香港之后，又东渡扶桑。他领略了西方科技的进步，对于祖国的落后和闭塞感受更深，于是率先喊出“振兴中国”的口号。1874年，他在香港创立《循环日报》，这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报纸，林语堂称王韬为“中国记者之父”。在沪期间，孙中山曾向王韬请教，因此王韬又被称为“国父之师”，他是中国近代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，也是中国近代法治思想第一人。

出生于苏州的叶圣陶，曾在甬直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，在4年半的教学生涯里，叶圣陶参加了我国最早的艺术团体——北京大学

“新潮社”；与茅盾、郑振铎一同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；与刘延陵、朱自清等创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诗刊《诗》月刊。同时，创作了近百篇（首）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。他后来的不少作品取材于在用直农村生活。

沿河而行，行至一处十字河口，两个中年人坐一站在对景画画。他们用水墨写生，画的就是眼前的石桥、老屋、走廊。雨点渐大，我怕雨水打湿他们的写生宣纸，就撑开随带的雨伞，为其中一位遮挡。他们友好地微微一笑，又继续埋头写生。

“两位画家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武汉来的。”

时近中午，我在河边的凉棚下休息，在美人靠上小坐。此时，细雨霏霏，游人不多。古镇显得十分安静，只听见雨水滴答，河水轻漾，偶有游人欢笑，店家或居民的轻言细语，那苏州话听起来又软又糯，犹如唱评弹一般。

古镇虽然静默着，我却从每一块石头、每一片砖瓦、每一幢老屋，看到时光的飞驰，岁月的流逝。多少繁华与辉煌，如过眼烟云。像我这样生活在喧闹城市中的人，真的需要到甬直这样的幽静之地，坐一坐，静一静。

游览了唐代保圣寺、沈宅和萧芳芳演艺馆，我在临河的一家面馆，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熏鱼面，雨似乎小了些，正好驱车返程。

回望古镇，在细雨之中的街市、石桥和树木，更显静谧。

唯一的夜晚

舜夫

□诗歌

当电梯门为我们的相逢
打开一道惊喜，才明白
时间每一次看似随意的安排
自有一种深意，所有过往
已不是通往此刻的距离

寒暄和夜色都在尽力掩饰暗暗
的欣喜
各自打量的眼神似在搜寻着似
曾相识

灯光下琥珀色的酒流过咽喉
缓缓打开的话匣已不可抑制
三个感光了五十多年的灵魂，
在夜色如水的浸润中
渐渐显露出夺目的形姿
峥嵘，绚烂，奇崛

紧紧抓住这唯一的夜晚，它飘
曳迷离的裙裾
唯恐它忽然扭头而去，成为过
去中的一个过去
且把我们各自尽情投入。直至
手机铃声不约而同地响起
夜已因我们而深
在楼下，我们才发现错过了一
场秋雨
闪着光影的地面有微微的凉意
泛
起



秋日茶山

海客摄

砍柴

任金标

藤，一部分向人家买，另外就要自己上山去砍。

在我的童年和少年，砍柴既是劳动内容之一，也是我难忘的生活经历。

老家近海远山，田塍上、河滩岸边，杂草蓬勃。有一种方言叫“牛头腰”的野草，主茎挺直，短节的过膝，长的及腰，顶端有似花非花的灰白色茸毛，是我儿时的收割对象。草不像柴那么耐烧，上山砍柴是农家孩子的分内活。秋季，天刚蒙蒙亮，吃好母亲烧的早饭，我就拿起柴刀、草绳、柴杠、柴柱等砍柴必备工具，跟着邻居叔叔伯伯去几十里外的思娘吞砍柴。

登上三眼溪岭时，一轮旭日跃升，瞬间光芒四射。遥望思娘吞，重峦叠嶂，苍苍莽莽。到了思娘吞，已是日上竿头，金灿灿的阳光洒满山坡。

山上杂草丛生，灌木密集，林木葱茏。山脚边长满了狼箕，这种草本植物茎秆笔直光滑，枝条叶片

对生，茂盛紧密。我左手拨开狼箕上部，右手挥舞柴刀砍向狼箕基部，不久地面上就露出了光秃秃的一片。

再上一个山坡，狼箕看不到了，全是枝丫各异、高低错落的灌木。灌木丛非刀刀用力不可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比砍狼箕吃力得多，速度自然慢了下来……

日上中天，我们在一棵大树底下席地而坐，啃起了尚有余温的冷饭团，再嚼块咸豆腐，然后拔出竹筒塞子，咕嘟咕嘟喝两口水……原先咕咕叫的肚皮填饱了，力气不知不觉又回来了。

歇息后继续砍柴，直到日头偏西才收柴捆柴。

捆柴前先在地面铺三条草绳，长枝条的木柴垫底，让柴枝首尾相接，狼箕通常放在中间，一层一层往上叠放。叠好柴草开始缚绳，一道道使劲勒紧，打上绳结，竖起来就是一捆矩形柴把。

两把柴捆好后，拿起两端扁扁

尖尖的柴杠，用力插入柴把中间偏上的位置，将柴杠搁上右肩，接着将柴杠的另一端插入另一把柴把，慢慢移动肩膀上的柴杠，试着找到中间的平衡点，随即挑起柴把行走。

挑柴是有讲究的：一只手得护住柴杠，两头的柴把在肩上不可前后一条直线，而要左右侧斜。下山时脚趾要咬紧地面，前脚踏实后再迈后脚，让两脚交替承重。

下山时，得靠柴柱帮忙。柴柱的一头伸入右肩柴杠下，一头搁在左肩上，用左手抓住，这样柴担的重量左右肩各分担了一半。柴柱又是负重柱，挑累了想在途中喘口气，只要把柴杠从肩膀顺移到直立的柴柱岔口，两手握住柴杠，肩上的压力顿时归零。翻山越岭或途经村舍，只要用柴柱撑住柴担，倚在陡立的山崖边或民舍的墙边，人就可以得到片刻的悠闲。

挑着柴担终于到了自家门前的晒谷场，早已等候在大门口的母亲赶紧帮我卸下柴担，说：“崖菟米饭熟了，洗把脸快点吃吧。”崖菟米是当时一个优质水稻品种，近似杂交米，做出来的饭很香。

我凝视着母亲慈祥的目光，疲劳顿消，感觉自己已长大成后生家了。

湖海一帆

雨辰

(一)

多年前的一个秋日，吴锡伟来到我办公室，说周末去运动运动。锡伟是运动达人，游泳、钓鱼、滑雪、打网球样样在行。我与他相识于网球场，第一次打比赛就是跟他搭档。

周末，锡伟开车把我们几位球友带到了东钱湖畔的帆船码头。我问：“不去打网球啦？”锡伟说：“今天让你们尝试一下帆船。”天呐，我从小晕船，哪敢驾船呢？锡伟陪我在码头边逛了一圈，领着球友驾帆船去了。我独自坐在濒水的太阳伞下。湖光山色，帆影点点，清风拂面，倒也心旷神怡。

不久，锡伟领了一个陌生人过来，“他叫徐波浪，原来是帆船运动员，现在是我们的船长。”锡伟向我介绍。

眼前这位名叫波浪的年轻人，穿着一件灰色短袖运动T恤，袖口紧紧包裹着宽厚结实的臂膀，脸庞黝黑，明亮的眼睛里却布满血丝。

波浪善谈，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述起他的帆船运动经历，讲他去全国各地参加比赛，从舟山到三亚，从青岛到厦门，其中讲到2015年在海南岛的那次比赛，海上遭遇强风，致使雷达失灵、风帆破损，不少队员出现晕船现象，所幸帆船最终涉险到达终点。

聊天中得知，徐波浪9岁进入市少体校游泳队，13岁改练帆船，成为宁波水上运动学校的第一批学生，曾拿过几次全国前三的好成绩。2002年他从省运动队退役后，从事过不少行当，但帆船之梦始终不曾破灭。“我和锡伟几个朋友一直想拥有自己的帆船俱乐部，让更多人参与帆船运动。”

夕阳的余晖洒落在湖面上，波光粼粼，出行的帆船陆续靠岸。球友们结束了帆船陆体体验，围坐一起，个个热血沸腾，兴奋地讲述着船上发生的种种趣事，一边向波浪讨教驾驭帆船的技巧，恨不得立马到大海里再扬风帆。

波浪和锡伟露出得意的笑容，仿佛在说：只要玩过帆船，肯定就会喜欢上它。

有位朋友跟我说：“你不去体验一下，真是可惜了，下次一定要试一试。”我笑笑，心想，我才不凑这个热闹呢。

(二)

谁能想到，第二年初夏我还真意外地上了帆船。

那天母亲打来电话：你外婆的胃病又犯了，周末你能否去看看，把配好的药给她送去。

外婆是我母亲的姑姑，一生未嫁。外公临终前嘱咐我母亲，一定要把姑姑照顾好。几十年来，外婆和母亲形同母女。当时，外婆住在舟山一座小岛的寺院里。

周六一早，我冒雨驱车驶往朱家尖蜈蚣峙码头。到了码头才得知，渡轮因大风临时停航。人到半途，却过不了海，郁闷极了。

就在我焦虑不安时，发现前面有人在向我招手，定睛一看，竟是锡伟。

原来锡伟和几个朋友前几天在海上玩帆船刚刚回到朱家尖，本想顺便去普陀山游玩，不料也碰到渡轮停航。锡伟听说我要去岛上送药，思付了半晌，说：“你敢不敢和我们一起去坐帆船，我们送你上小岛！”我轻“啊”了一声：“渡轮不能开，帆船能行吗？”

锡伟的同伴说，现在的风力有五六级，我们的船应该不会有问题。

肩负着送药的使命，我硬着头皮跟锡伟他们来到朱家尖蓝蓝码头。从码头到小岛估计有一个半小时的航程。我谨慎地登上帆船，穿上救生衣。锡伟让我站在前甲板，拉住一条绳索，说安排我一份活儿，可以分散注意力，如果待

在舱内，更容易晕船。

帆船驶离码头，缓缓漂向海上。风越来越大，雨点噼里啪啦打在脸上，船体摇晃得愈来愈厉害。锡伟过来在我身上绑上一条安全绳，一头绑到船体上。

不到二十分钟，我开始头晕目眩，一阵阵恶心涌上心头，接着大口大口呕吐起来，一边大喊着：“还有多少时间可以靠岸啊！”喊着喊着，就没力气了。

此时，锡伟和他的伙伴们正在与风浪搏斗，根本无暇顾及我。我明白：既然上了“贼船”，只能熬着了。

我不禁安慰自己：快了，快了，半小时，一小时……昏昏沉沉中，感觉快靠岸了，结果发觉帆船仍在汪洋里漂荡，甚至原地打转。刚刚有点平复的肠胃又开始蠕动，不断地干呕——此刻我的胃里已经吐不出东西。

小岛没有帆船码头，靠不了岸，锡伟通过无线电联系周边渔船。不久，海上来了一艘小渔船。经过一番交涉，谈妥了价钱，帆船和渔船在海中慢慢靠拢，锡伟一个箭步跳到渔船，在众人帮助下，我战战兢兢从帆船跨到渔船上，然后登上小岛。

当我把药交到外婆手里，已是下午一点多。外婆请我和锡伟吃了寺院的斋饭：大灶米饭就白菜豆腐。我吃了整整两碗。锡伟笑着打趣：“吐成那样，照样能吃，体质不错嘛。”

(三)

事后，锡伟告诉我，那天我们乘坐的是意大利 Grand Solely46 休闲运动帆船，正常比赛中，帆船有前甲板、中仓前撩、主撩、球撩舵手等工作岗位，需要六到八名队员。那天我们只有五个人，逆流而上，又是风雨交加，所以大家比较辛苦。

波浪知道我的经历后，笑问，以后再体验一下呗。我笑而未答。波浪说，你们那天只有五六级风，又是近海，航行环境还算好的，他们有一次参加环海南岛帆船赛。出发当晚9点海上突起大风，风速达到45节。航行中出现主帆、前帆被吹破，船只挂网等险情。次日早上8点，他们检查船只，确认无法完成竞赛，决定退赛。靠港后发现，油箱已被巨浪颠破，幸亏及时作出返航决定，不然帆船失去风帆和燃料的动力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关注波浪、锡伟他们的帆船运动。从五个伙伴合作成立逸帆航海俱乐部，到2016年8月在东钱湖畔拥有自己的帆船基地，其间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周折，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，参加了大大小小帆船比赛，拿了无数个冠军，其中最令他们自豪的是2014年司南杯帆船赛场地赛冠军和2015年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比赛场地赛冠军。

逸帆航海俱乐部除了组织参赛，还培训学员，积极开展推广普及工作，截至目前，俱乐部已接待了十多万名帆船运动体验者。

近年来，逸帆航海俱乐部协助东钱湖管委会承办了许多国家级赛事，今年就有“2023年中国—中东欧国际帆船赛、2023年ILCA亚洲（公开）帆船锦标赛”等四项赛事，基地还被中国帆船帆板协会认定为“中国青少年帆船示范基地、中国帆船帆板运动协会小帆船认证中心”等。眼下东钱湖逸帆俱乐部体验帆船运动的人越来越多，那里已然成为网红打卡地。

因为认识一群热爱帆船的朋友，每次途经东钱湖畔，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车，去帆船基地走走。阳光下，一望无际的东钱湖被连绵翠绿的群山所环绕，湖面上白帆点点，一群群帆船爱好者进进出出，享受着东钱湖的碧波蓝天，和这项锤炼体魄、毅力与合作精神的“勇敢者游戏”。